

中古英语辩论诗述评

陈才宇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中古英语辩论诗是一种很特殊的诗歌品种,盛行于12—15世纪。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和古罗马时期。鸟类辩论、灵魂与肉体辩论和会议式辩论,是中古英语辩论诗的三大基本主题。《猫头鹰和夜莺》及乔叟的《禽鸟会议》代表着同类作品的最高成就。当英语的历史进入现代阶段时,辩论诗便开始走向衰落,其原因主要在于戏剧和散文的兴起。

[关键词]中古英语辩论诗;渊源;类型;衰落原因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3)01-0119-06

盛行于12世纪至15世纪的中古英语辩论诗(Middle English Debate Poetry)是一种新颖的诗歌品种。二元性和戏剧化是这种诗歌的基本特征,论辩是其表现形式,诗的意义和旨趣蕴含在质疑性的对话中。诗中的人物通常就是论辩者,以双方(有时也可以多方)就某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作出审美的或价值的或是非的种种判断。论辩者有时是现实中的人,但更多的时候是拟人化的抽象观念、无生命的物体和一些动物或植物。这一现象使辩论诗具有寓言的特征。确实,辩论诗与寓言一样是用来探讨某个真理的,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诗的记录。

人间万物,无论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具体的还是抽象的,都具有自然或逻辑上的对立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没有肯定就没有否定,不存在谬误也就不存在真理。但肯定与否定,谬误与真理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从某个角度看是好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坏的。是与非的这种不确定性是辩论诗的出发点,也是它赖以生存的空间。

一、辩论诗的起源

作为一种诗歌体裁,辩论诗的产生有宗教的、社会的和文学传统诸方面的原因。基督教自奥古斯丁(St. Augustine)^①传入英格兰,并确立为英国的国教,但《圣经》的教义尚未深入人心。由于宗教本身的神秘性和不可知性,其所谓的“真理”永远是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谜。传教士们不遗余力向平民百姓传播福音,辩论诗作为解惑求证的工具是十分合适的。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大学教育在英国已初具规模,像牛津和剑桥这样后来享有国际声誉的名牌大学就是在这个时候创建的。学校里向来就有辩论之风,学生和教师就某个宗教问题或世俗问题展开论争。这种良好的风尚对于辩论诗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尽管流传下来的各式各样的辩论诗大多佚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收稿日期]2002-06-27

[作者简介]陈才宇(1952-),男,浙江磐安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古英语及中古英语文学研究。

① 公元597年,圣·奥古斯丁奉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一世之命,率40位僧侣来到英格兰传教,这标志着英格兰的宗教信仰开始从多神教转向一神教。

辩论诗的作者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教堂中人,即职业的传教士和僧侣;另一种是学堂中人,即来自牛津剑桥这样的教育机构的文人学士。

关于辩论诗的文学渊源,首先应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拉丁文诗歌。一首题为《春天和冬天的论争》(*Conflictus Veris et Hiemis*)的拉丁文诗歌创作于8世纪,是现存最早的一首辩论诗。作者据说是英国神学家阿尔昆(Alcuin,735—804)。在这首描写田园生活的辩论诗中,一老一少两个牧羊人主持了一场关于布谷鸟该不该到场的争论。懒散的冬天表示反对,春天则表示欢迎。牧羊人赞同春天的意见,全诗以两人歌唱一首邀请布谷鸟的歌结束。另外一首题为《百合花和玫瑰的论争》(*Rosae Liliique Certamen*)的拉丁文辩论诗创作于9世纪中叶,作者是一位名叫斯格特斯的僧侣。两种花各自吹嘘自己的娇艳和高雅,并极力贬低对方。最后春天出来劝架,说它们都是大地的姐妹,都具备神圣的意义:玫瑰象征牺牲的精神,百合花则代表童贞和纯洁,等等。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拉丁文辩论诗固然是盎格鲁—诺曼时期的中古英语辩论诗的先声,但要再往上追溯拉丁文辩论诗的源头,那就得跨出英格兰的国界,从古罗马文化中寻觅其发祥的行迹。上述两首拉丁文辩论诗以田园生活为题材,后人称之为“牧歌”(Eclogue),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是它的祖师爷。他的《牧歌》第三首和第七首采用的就是辩论诗的形式。比他稍晚的奥维德写有三卷《爱情诗》(*Amores*),第三卷第一首写诗人在林间徘徊,碰见拟人化的哀歌和悲歌,并亲耳聆听了他俩为了讨好诗人而展开的一场辩论。这段插曲与中古英语辩论诗已如出一辙。3世纪时,还有一位名叫韦斯帕(Vespa)的罗马诗人,他写过一首题为《厨师和面包师的论争》(*Coci et Pistoris*)的辩论诗,该诗开了后世纪以职业为论题的同类作品的先河。

虽有古罗马的先驱在先,但拉丁文辩论诗的繁荣是在中古拉丁文时期尤其是11世纪以后才出现的^①。这时候创作辩论诗的人(大多是教士)虽没有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的知名度,但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掘这种诗歌形式的表现力,使它适合各种各样的题材,从而使辩论诗成为别具一格的诗歌品种卓立于文学之林。按论辩者的类型划分,这些形形色色的拉丁文辩论诗大致可分为四大类:(1)拟人化的抽象物,如正义与怜悯,忠诚与理性;(2)无生命的物体,如太阳与月亮,水和酒;(3)有生命的动植物,如紫罗兰与玫瑰,鸡与鸽子;(4)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如肉体与灵魂,心脏与眼睛,等等。还有一种被某些批评家推崇的分类法是按论辩者之间的关系划分的:他们把平等关系中进行的辩论称为“平行式辩论”(horizontal debates),如人与人之间,植物与植物之间,鸟兽与鸟兽之间的辩论都是;不平等关系中进行的辩论则为“垂直式辩论”(vertical debates),如天神与人之间,人与魔鬼之间就是[pp.15-16]。灵魂与肉体之间的辩论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因为在实践中灵魂总是居高临下,代表神的意志说话。

中古英语辩论诗是在拉丁文辩论诗的影响下产生的。宗教的和社 会的原因固然存在,但文学传统的影响更大些。从现存的中古英语辩论诗中可以看出,它所表现的题材不外乎拉丁文辩论诗中已经表现过的那些。所不同的只是,中古英语辩论诗不像拉丁文辩论诗那么庞杂,题材相对集中一些。鸟类辩论和肉体与灵魂辩论是两大基本主题。另外,比较新颖别致的还有一种会议式辩论,论辩者是一群人,而不是经典辩论中的两人。这种群口辩论具有多样化的艺术效果,不足之处是人物刻画往往流于浮浅,做不到对口辩论那样可以集中表现两个人物,其形象也因此更突出,更深刻。

辩论诗兴盛在中古英语时期,当15世纪末英语的历史从中古进入现代以后,这种诗歌在英国文学史上已渐趋式微。后代诗人中虽也不乏辩论诗的实践者(如17世纪的英国诗人马韦尔就写过一首题为《被解体的灵魂与被创造的欢乐之间的对话》),但创作的规模已十分有限。还有一些诗人

^①5世纪以前的拉丁文称为古典拉丁文(Classical Latin),6世纪至16世纪的拉丁文称为中古拉丁文(Middle Latin)。

虽然喜欢在诗的表现中运用辩论的技巧(如弥尔顿创作《快乐的人》和《沉思的人》),但那已不是在写体裁上独立自主的辩论诗。曾经那么风行的一种诗歌到了现代英语时期却不能有大作为,笔者认为,大约有以下两点原因:

其一,辩论诗的表述方式主要是对话,而对话作为诗歌的主语言不甚合适。诗歌是诗人的情感与志趣的意象化表达,诗的主体不适宜多样化。辩论诗往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这对诗的和諧是一种损害。实际上,最适宜运用对话的是戏剧,而不是诗。中古英语时期的戏剧还十分原始,只有简陋的道德剧和奇迹剧,这就给戏剧化的辩论诗获得了鹊巢鸠占的契机。而15世纪以后的英国戏剧已逐渐走向繁荣,这时候的文化消费者已无需再从诗歌当中获得对戏剧的精神享受,诗的戏剧化倾向也因此从诗人的创作视角中淡出(当然,淡出并不等于消亡,19世纪的布朗宁所创作的诗歌便以“戏剧独白”著称,但那毕竟是为数不多的例子)。

其二,辩论固然是认识真理、质疑谬误的好方法,但采取诗的形式是比较笨拙的。散文形式要比诗的形式方便得多,通俗得多,效果也好得多。15世纪以后,经教堂和学校的实践和推广,散文形式和口语形式的辩论已蔚然成风。后者在表述真理的准确性和明快性方面是辩论诗无法比拟的。加上诗歌艺术本身又有其自身的缺陷,因此,不能期望辩论诗产生伟大的作品,后代的诗人没有大张旗鼓地效仿它也在情理之中。

二、鸟类辩论

将中古英语辩论划分为鸟类辩论、灵魂与肉体辩论和会议式辩论这三类是比较合理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归入这三类,艺术上也是这三类中的作品更具有价值。现存鸟类辩论诗共四首《猫头鹰与夜莺》、《歌鸫与夜莺》、《布谷鸟与夜莺》及《乌鸦和夜莺》。创作时间第一首最早,约在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第二首,13世纪末;第三首,14世纪末;第四首最晚,15世纪末。前三首作者不详,最后一首的作者是苏格兰诗人威廉·邓巴(约1456—约1513)。这四首都是对口辩论,一方均为夜莺,另一方是其他鸟类。另外还有一首题为《牧师与夜莺》,但只有片断传世。

《猫头鹰与夜莺》是中古英语辩论诗中篇幅最长(共1795行)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首。这首诗结构完美,形象生动,喜剧色彩浓重。两只鸟在偏僻的山谷展开激烈的争吵,双方互不相让,剑拔弩张:“丑八怪!夜莺说;快滚开!你长得那么丑陋,古怪,看一眼就让我倒胃口,害得我无意再展歌喉。你在我面前探头探脑,使我舌头打结,兴致全消,你的怪叫多么不吉祥,让人只想吐,不想唱。”^①全诗以八音节对句体(octo-syllabic couplet)写出,韵律优美整齐,语言生动通俗[2](pp. 181-244)。两只鸟相互攻击,以己之长揭人之短,诗人借它们之口,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自己对各种事物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这首诗写成时离诺曼征服还不到一个半世纪,它无疑又是中古英语最早的文献之一。诺曼征服者本来想以诺曼法语一统天下,《猫头鹰与夜莺》的作者偏用英国本族语写出,标志着本土文化对殖民文化的抗争已取得最初的成果。另外四首辩论诗都以女子的爱情尤其是女子的忠诚问题展开论辩,其中一方扮演悲观的厌世者,另一方则扮演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在《歌鸫与夜莺》和《布谷鸟与夜莺》中,都是夜莺站在女子的立场上,竭力攻击雄鸟对她们的侵犯,大有挑起性别之战的意思。相对而言,《歌鸫与夜莺》和《乌鸦与夜莺》的宗教色彩更浓。《布谷鸟与夜莺》和《牧师与夜莺》则都以梦境为叙事框架,就像后来兰格兰德在《农夫皮尔斯》中所做的那样。

鸟类辩论诗中的辩论者其实都具有民俗学的意义。诗人在描写它们的人格化特征时,也是从民俗的思维模式出发的。夜莺在几乎所有的辩论诗中都唱主角,这是因为它是所有鸟类中歌唱得

^①见该诗第33行至第40行,笔者译。

最好的。它通常被当作春天的使者,总是在“绿叶丛中展翅飞翔”(乔叟语)。春天是动物交配繁殖的季节,它因此又被看作浪漫爱情和情欲的象征,或者是歌颂爱情的歌手。与之相反,猫头鹰的歌声是粗厉的,忧伤的,它总是在黑暗中鸣叫,预示死神或恶运的降临。它不爱干净,总是把自己的窝巢弄得臭气熏天。奇怪的是,这样一种生性冷酷,喜欢与黑夜为伍的动物却是智慧的象征,雅典娜在人间的代言人。在《猫头鹰与夜莺》中,它俨然以牧师自居,它与夜莺的对立成了崇高的宗教与卑微的世俗之间的对立。这样,它的人格转眼间又从地狱升入了天堂。布谷鸟与夜莺一样,也与春天有联系。那首家喻户晓的中古民歌《布谷鸟之歌》,就是以布谷鸟的歌去迎接春天的来临的。但在辩论诗中,布谷鸟却成了通奸者和骗子的代名词。说它是通奸犯,主要因为 Cuckoo(布谷鸟)这个词与“Cukoldry”(通奸)这个词发音相近,说它是骗子,则得归咎于布谷鸟的生活习性:雌鸟总把自己的蛋下在别的鸟类的窝巢里,自己不承担孵化后代的责任,贪婪的小布谷鸟抢占了他人的窝巢不说,还常常害死同巢异类的兄弟姐妹。辩论诗的作者对鸟类的人格塑造显然还有其生物学的基础。

以上三种鸟的性格是比较鲜明的,另外两种鸟(歌鸫和乌鸫)在辩论诗中则缺乏个性。在《歌鸫与夜莺》中,前者的脾气较为乖张,而且爱发牢骚,而乌鸫除了具备夜莺的某些特征外,没有更多的象征意义。

三、肉体与灵魂辩论

肉体与灵魂分离的观念,早在基督教产生以前就存在于人类祖先幼稚的认识中,基督教延续并发展了这种观念。《新约·加拉太书》中说得十分明确:“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见第5章第17节)这种分离状况只有在末日审判以后才能结束,因为“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见《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0节)。为了死后能升入天堂,基督教的信徒们便借肉体 and 灵魂大做文章。辩论这种形式正好适合表述互为对立的两种观点,这一专题在中古英语诗歌中卓然突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肉体与灵魂为题材的诗歌,在中古英语文学中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早期的作品具有独白的性质,一般都是灵魂对肉体进行说教,申斥它在尘世犯下的罪孽,并指出人生之短暂、肉体之易朽易灭。对于灵魂的训诫,肉体只默默聆听,不提出质疑。收在《伍斯特残简》中关于死亡的几首诗就处在这个层面,那首题为《灵魂对肉体如是说》的诗也如此。这一传统其实也不是中古英语首创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有首题为《坟墓》的宗教诗,就是以灵魂对尸体说话的口吻写出的:“你离开了亲人,就这样被埋下,从此再没有朋友来看望你,再没有人想知道你是否喜欢这地方,再没有人想打开门来与你相伴,不久以后,你将腐烂得令人作呕,不久以后,你的卷发会全部脱光,卷发上的光泽会一概消退,再不会有灵巧的手将它梳理。”

当然,只有独白而没有对话的诗还不是辩论诗。第二阶段的情况就有些不一样。默不作声的肉体(即尸体)开始复活,并对灵魂的申斥作出反应了。只是在双方的交谈中,灵魂总是盛气凌人,一个劲地数落肉体的不是,而肉体则低三下四,对自己所过的不道德的生活表示悔恨。这一类诗歌的代表作是《灵魂和肉体的对话》。在这首诗中,灵魂斥责肉体的堕落,肉体总是一个劲地认错,说到最后,肉体对灵魂的指责有些恼火,但也没有公然反对它,只是催促对方离开,让自己安静一会,因为“我自己已够不幸了”。这样的诗虽然可以勉强归入“垂直式”辩论诗,但严格地说,依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论诗,因为这里还没有展开论争,而论争是辩论诗的基本要素。只有当《我躺在冬天的夜晚》这样的诗出现时,灵魂与肉体的辩论诗才走向了完整和圆满。在这首诗中,灵魂喋喋不休地数落起肉体的罪过,后者则提出严厉的反诉:肉体放纵自己,做出有违道德的事情,作为理性的灵魂为什么不及时加以制止呢?肉体的犯罪难道不正是灵魂的失职所致吗?这一阶段的辩论诗与前

一阶段同一题材的作品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灵魂不再是真理的代表，它与肉体的关系不是上下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是人类生命的组成部分。

在灵魂与肉体辩论的诗中，经典的人物通常是一位傲慢、富有的骑士。为了私欲的满足，他不惜背叛自己的信仰，损害自己的同胞。他在人世问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死神一旦降临，尘世所有的一切顷刻间都成了乌有之物。他不能把财富带走，阴冷的墓穴里，再没有心上人陪伴他的左右，他的肉体在迅速腐烂，他的灵魂得不到拯救。像《荒草是你的归宿》、《死与生》、《肉体与蛆虫的争论》等作品描写的就是这样的宗教题材。辩论诗的作者显然在警示世人：生命是短暂的，肉体是易灭的，要想灵魂得救，就得信奉上帝，约束情欲，过一种抑制人性、崇尚神性的生活。

四、会议式辩论

会议式辩论 (The Parliamentary Debate) 被列为辩论诗中特殊的一类，这是因为这种辩论有众多的参加者，至少在三个以上，而不是一对一的对抗。这种辩论诗能够展示人物的多样性和情节的丰富性。参加者就某个问题各抒己见，从各个层面或角度去揭示真理，认识真理，从而克服了一对一辩论容易走极端的弊端。但由于参加者过多，又必然会导致典型沉论，主题偏离。这也正是会议式辩论诗为什么不如一对一辩论诗流行的原因。

会议式辩论诗在拉丁文诗歌中也有先例。一首题为《基督教、穆斯林教和犹太教三教徒》的宗教辩论诗就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中古英语会议式辩论诗直到 14 世纪后期才流行起来，《三个年龄会议》是早期的代表作。诗人将人生的三个年龄段即青年、中年和老年拟人化，让他们在一起就人生的价值进行辩论。青年和中年都热衷于人生的追求和获取，老年则唾弃青年和中年的价值观，认为不可避免的死亡将使人在世间获得的一切显得毫无意义。大诗人乔叟的《禽鸟会议》应该归入这个门类，而且可以作为同类作品中最优秀的作品来认识。诗人将梦境作为叙事框架，说自己在圣·瓦伦丁节这一天跟随向导来到一处风景优美的处所，亲眼目睹了一次由自然之母主持的鸟类婚姻会议。未来的新娘是一只雌鹰，同时追求它的有身份不同的三只雄鹰。自然之母让众禽鸟发表意见，决定雌鹰的婚姻大事。鹅、鹰、鸽子、火鸡、杜鹃都一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最后的结果是雌鹰自己不想马上嫁人，而要将择偶的事推迟到来年。乔叟借这个禽鸟会议揭示了骑士的典雅之爱与市民务实的爱情观之间的矛盾，同时也透露了他自己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思想倾向 [3] pp. 383 - 394)。

《三个年龄会议》和《禽鸟会议》都对中古英语后期的同类作品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尤其是乔叟的作品，由于它本身继承了法国爱情诗的传统，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展示了更娴熟优雅的诗歌艺术，后来的辩论诗都争相模仿它。前述鸟类辩论诗《布谷鸟和夜莺》虽然不属于会议式这一类，但其叙事框架则模仿了《禽鸟会议》。另外还有一首题为《鸟类会议》^① 的诗歌，按照现代人的版权法，说它剽窃《禽鸟会议》也不过分。

乔叟以后，还有过一个会议式辩论诗创作的小高潮，那是由 15 世纪几位知名的诗人促成的。曾被威廉·邓巴称为“桂冠诗人”的约翰·利德盖特 (Johu Lydgate, 1370?—1449) 写过一首题为《马、鹅和羊的辩论》；罗伯特·亨利逊 (Robert Henryson, 1424?—1506?) 在《道德寓言》中，就有两篇诗歌属于会议式辩论的传统，即《四足动物会议》和《公鸡与狐狸》。邓巴除了前述《乌鸫和夜莺》外，还写过一首异常诙谐的诗歌《两个已婚妇女与一个寡妇》(The Twa Marit Wemen and the Wedo)，这首诗除了受乔叟的影响外，还是《三个年龄会议》的仿作。这几位诗人的创作已经是中古英语文学的尾声，包括会议式辩论诗在内的整个辩论诗品种在经历了这个小高潮以后，在英国文学中就再没有形

^①原文为 *The Parliament of Birds*，与乔叟的 *The Parliament of Fowls* 只有一字之差。

成大气候了。

[参 考 文 献]

- [1] Conlee John W. Middle English Debate Poetry[M]. East Lansing(USA) : Colleagues Press Inc , 1991 .
 [2] Stone Brian. The Owl and the Nightingale[M]. Harmondsworth : Penguin . 1988
 [3] Burgess Anthony. The Riverside Chaucer[M].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 .

[责任编辑 徐 枫]

A Brief Account of Middle English Debate Poetry

CHEN Cai-Y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 Middle English Debate Poetry is a very special poetic genre , flourishing in the 12th – 15th centuries. Its origin dates from the Anglo-Saxon Period and Ancient Roman Period. Duality and dramatization constitute its two basic features. Debating is its for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 while the meaning or the purport of the poem lies in the questioning dialogues . Two debaters (sometimes more than two) express their viewpoints on a particular subject and thus make their aesthetic or functional or right and wrong judgment .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debaters are nonhuman animals and plants or even lifeless objects and ideas , hence the poem is usually characteristic of a fable . Indeed , Debate Poetry aimed at exploring truth is the poetic record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ive world of the mediaeval English people .

The Bird Debates , the Body Soul Debates and 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 are the three basic themes of Middle English Debate Poetry . The Owl and Nightingale and Chaucer 's The Parliament of Fowls represent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same poetic genre . When English history entered the Modern stage , Debate Poetry appeared to be declining , the cause for that , in my opinion , is the rise of drama and prose .

Poetry is aimed at expressing the feeling and aspiration of a poet by means of images , so it is not good for a writer to multiply the subjects within a single poem . Dialogues dominate the debate poetry , which necessarily results in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ubjects , and therefore does harm to the harmony and coherence of a poem . In fact , dialogue suits drama most instead of poetry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eval English drama , it is natural that dialogues should fade out from poetry and hence a decline of the debate poetry as a whole occurs .

Though debating is a good way for understanding truth and judging right and wrong , it is clumsy to undertake it in poetic form . Prose is more convenient and effective . When the 15th century saw the development of prose romance-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novel , it is reasonable that later poets were no longer fond of writing debate poetry .

Key Words : Middle English Debate Poetry ; origin ; genre ; cause for decline